

清朝野史大观

五
清代述异

清朝野史大觀 卷十一

清代述異

上海書店

本书根据中华书局 1936 年版复印

清朝野史大观

(五) 清代述异

*

上海书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 401 号)

*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1981 年 6 月 1—50000 (7-5-1) 定价 0.90 元

(全五册定价 5.40 元)

清朝野史大觀 卷十一

清代述異目錄

蘭州大雨
雪災
山靈遙祝
乾隆再征伊犁時瑞應
以水洗水
鎮海將軍
湯文正栗主鎮壓五通神
淫祠
禮聞女嬰
長甲
滿洲親貴
京城坐黑車之奇聞
京師五鎮
一夜造成之塔
鶴秀塔

頁

水磨溝設廠
雲南鐵索橋

黔粵人民

黔中猓俗

苗猓陋俗

邊郡風俗

甘省陋俗

閩省好勇

歸安三異人傳

周宿來雅量

啞孝子

草薦先生

華十五傳

某京卿跡地

周于漆生有夙因

邵進士三世姻

蔣翰林

王漁洋前身爲高麗國王

七 孫文定

七 湯學士夢

七 張文端爲王敦轉世

七 錢葆汾

八 齊召南二則

八 夢中預識座師

九 董文恭奇疾

九 權相預知死期

一〇 鄒鳴鶴之夢

一一 陳子文夢識

一二 神經病能前知

一二 曾文正爲巨蟒轉生

一三 左侯相之夢

一四 科名遲速先後之有定

一四 瞿圃狀元

一五 不利狀元

一五 跛解元

一六 墨派濫調

蒲松齡科舉談	二三	漕督諧詩	三〇	詩鐘二則	三五
科舉時代之苦況	二三	張暎沙詩	三〇	嘲謀學差小說	三六
外人美我科第	二四	京師竹枝詞	三〇	旦白室匾	三六
洋翰林不識字	二五	鼈蟆歌	三〇	科場對	三六
清漢合璧之殿試策	二五	黃九烟小半斤謠	三一	聯語無偶	三六
破題	二五	繆板橋詩	三一	京官諧語	三七
老儒專心制義	二五	壽耆之試帖	三二	嘲志銳四六偶句	三七
武闈試卷可笑	二六	貴戚鳳陽派	三二	巧對	三七
圓明園軍機直班文兩比	二六	嘲章京詩	三二	留學生之解經	三七
遊泰西花園記	二六	哭庵詩句	三二	戲檯燈聯	三七
甸公亭贊	二八	譏刺朝士詩	三三	三國演義之荒誕	三八
僧豁堂詩	二八	庚子紀事詩	三三	今古奇觀寫本	三八
嘲求薦鴻博詩	二八	都門題壁詩	三三	阮懷寧挑燈作傳奇	三八
名人臨終吟詩	二八	詠館閣體書	三四	李太虛曲本	三八
廣陵女超一子詩	二九	都下消寒會	三四	吳園次奉詔譜楊繼盛傳奇	三九
趙雲菰絕句	二九	應敍詞	三五	金聖歎小傳	三九
觴令解圍之句	二九	譏蔡鈞樂府	三五	石頭記	四〇
世臣詩稿	二九	負債詩	三五	紅樓夢包羅順康兩朝八十年之歷	

史

紅樓夢之貽禍

牡丹亭評語

長生殿傳奇

李笠翁十種曲

記蒲留仙

兒女英雄傳

吳敬梓著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之權勿用

記野叟曝言

玩寇新書回目

品花寶鑑隱託人名

俞仲華撰蕩寇志

海上花隱託人名

孽海花隱託人名

怪現狀隱託人名

鄰女語記庚子國變

小說家李伯元傳

四〇 小說家吳研人傳

四一 近代小說家

四二 冷紅生傳

四二 康熙算學

四三 李子金

四三 鄧燿絕技

四四 書契聖手

四四 仇十洲史湘雲春睡圖

四四 顧權

四五 繪畫供奉內廷

四五 杜村畫癖

四七 綴秋館

四七 畫家別派

四八 西洋畫

四八 天主南堂郎士寧線法畫

四九 裱工作僞

四九 海王邨人物

四九 金石家之笑話

五〇 好奇僞

五三 焚琴子傳

五三 劉尙書琴

五三 琴工張春圃

五四 邊桂岩搗鼓

五四 毛奇齡陸生三絃譜記

五四 王玉峯三絃

五四 麻瑞子空鐘

五五 鄒一桂以音樂受高宗賞拔

五六 盧明楷以精於樂律受知

五六 瞿松濤傳

五七 楊幼鳧爲盲女演彈詞

五七 逍遙居士

五七 茅北山

五七 嘯翁傳

五八 郭貓兒口技

五八 奕藝

五九 婺源江君輔

六〇

六一

六三

六三

六四

六四

六五

六五

六六

六六

六七

六七

六七

六七

六八

六八

六八

六九

七〇

奕史 七一 筆估鐫字筆管之原始 八一 萃仙丸 九二

滿洲棋 七五 蒿菊東園扇 八二 解砒毒方 九二

蒙古奕棋 七五 于嘯軒刻扇骨 八二 松苓酒 九三

張翁家傳 七五 黃履莊小傳 八二 湖南祝由科 九三

張南垣父子善疊假山 七五 傅青主醫術 八三 柱僧 九三

老工梁九 七六 傅山父子 八四 李星來善易數 九四

一藝成名 七六 姚蒙 八四 半仙 九四

記桃核念珠 七七 聖祖論醫 八四 李神仙 九四

桃核舫 七七 秦文恭薦名醫徐靈胎 八五 李坤 九四

杜士元雕核 七八 徐靈胎先生傳 八五 神卜 九五

木天封塔記 七八 葉天士遺事 八六 戚瓶谷占驗之學 九七

張爐 七九 葉薛二醫 八八 徐念祖通壬遁之術 九七

劉貞甫 七九 蒙古醫士 八八 朱某測字 九七

髮繡 七九 戴可亭得納吸法 八九 因字三測 九七

聚珍板 七九 名醫治中消病 八九 范時行 九八

廢書套 七九 痘醫 八九 測字奇驗 九九

嘉定朱氏刻竹記 八〇 劉醫 九〇 星士方進 九九

武風子 八〇 醫三則 九一 子平奇驗 九九

生同年月日時

九九

道忞奏對機緣

一〇七

蓮筏

一一九

汪閣學

一〇〇

蛤庵禪師

一一二

堯峯僧

一一九

王陳二瞽

一〇〇

康熙時直省寺廟僧民總數

一一三

佛升天

一二〇

日者

一〇二

修齋

一一三

王和尚

一二〇

梁學博遇術士

一〇二

再生和尚

一一三

不昧堂

一二〇

揣骨史瞎子

一〇二

大汕

一一四

新城詩僧

一一一

顧鶴鳴善相人術

一〇三

禪諷

一一四

寄禪和尚行述

一一一

清中興以來文武之異相

一〇三

梵雅

一一四

法源寺僧

一二四

張儲才藝

一〇三

轉菴和尚

一一四

法源寺古物

一二四

董仙翁相宅

一〇四

轉菴和尚之異聞

一一五

羊城四大叢林

一二四

堪輿騙術

一〇四

大石佛

一一五

三菴志略

一二六

來生有異術

一〇五

蓮溪和尚

一一六

僧道不必沙汰

一二七

張谷山道術

一〇五

文覺國師

一一六

道教南北宗

一二八

追寫真

一〇五

睡和尚

一二六

貶斥道教之歷史

一二八

乩筆之奇中

一〇六

法和尙

一二七

真人驅假鬼

一二八

三教堂

一〇六

少室山祖師面壁石

一二八

婁真人

一二九

三教增爲五教

一〇六

記石杉

一二八

記茅山老人

一二九

十力禪師

一〇七

記蓮涇丈室

一二八

華山道士

一三〇

清朝野史大觀 卷十一

清代述異

蘭州大雨

逆回蘇四十三之亂。攻蘭州城甚急。西門外卽黃河灘。多石子。布政使王廷贊預令運城上。賊至擲之。故不得近。賊又於西門外關帝廟神座下掘地道。已至城內矣。實火藥其中。方燃藥線。忽大雨如注。線濕不能發。遂止。於是恨神不佑。盡拔其鬚而去。事平後。蘭州感神之功。益崇像設廟宇。壯麗更倍於昔。

雪災

道光二十年冬十一月江浙大雪。平地積四五尺。山坳處則丈許矣。湖港俱凍。至明年正月乃解。湖州安吉山中有寺。僧徒四人。其一入於雪。甫作時下山抄化。爲雪阻於山下村中。比雪消路通。則寺內之僧皆餓死矣。太湖中有一舟凍於中渚者。匝月凍解。船逐流下。舟內之人已盡斃。而甕中米尙存其半。則以火種絕不能炊而

致死也。是年江浙二省均報雪災。最奇者陳春嘯明府昶宰奉天之錦縣。有娶親人途遇大雪。因相率入小路。中古廟避之。雪甚封山。迷不得出。到一月後男女兩家遣人四處覓之。則新婦及送迎之男女七十餘人皆餓斃。廟中春嘯往相驗。爲之慘然。至咸豐十一年十二月。粵賊陷杭州。四出擄掠。天忽大雪。深至六七尺。賊不能行。難民乃得乘間逃逸。此又雪之救人而爲瑞者也。

山靈遙祝

乾隆間平定準噶爾。大兵將至。前一歲八月中旬。番兵夜棲山谷。忽望見沙磧有火光。時西域諸部每互相鈔掠。疑爲劫盜。登岡眺望。見一巨人長丈許。衣冠華整。侍從秉燭前導。約七八十人。俄列隊分立。巨人端拱向東。拜意甚虔。肅知爲山靈。時準噶爾亂。已微聞阿睦爾撒納款塞請兵。事。番兵咸疑地當內屬。故鬼神預東向。既而果然。然尙不知八月中旬爲高宗聖節。歸正後。乃悟天威震疊。山靈蓋遙祝萬壽云。見紀文達公閱微草堂筆記。又烏什回部將叛時。城西高阜云。其始祖墓也。每日暮輒見巨人立墓上。翹首向東。若有所望。蓋示其

子孫以回而內向也亦見公筆記

乾隆再征伊犁時瑞應

乾隆二十餘年大兵再定伊犁。烏雅氏武毅謀勇公兆惠統兵深入被圍於喀喇烏蘇。譯言黑水也。相持三閱月。安營處近戈壁。初憂乏薪。忽望見深林。伐木給用。既而鉛丸告罄。兵士於林木中覓之。獲鐵丸數萬。遂還以擊賊。地本乏水。因賊灌營。反資衆飲。而井泉亦隨掘輒湧出。至解圍前數日。井水驟涸。初被圍時。僅餘兩月糧。緣掘井獲粟二十餘窖。故官兵意氣奮勇。毫無懼色。以三千餘人堅守營壘。當賊衆番兵數十萬。而從容有餘。高宗御製黑水行以紀其瑞。設非威德遐覃。天心祐順。亦安能百神效命。靈異疊呈如斯之彰彰乎。

以水洗水

世以揚子江之中冷水爲天下第一。高宗皇帝嘗製一銀斗以品天下之水。蓋以質之輕重。分水之上下。遂定以玉泉爲第一。而中冷水之惠泉虎跑又次之。此外惟雪水最輕。可與玉泉並。然自天降非地出。故不入品。鸞輅時巡。每載玉泉水以供御。然或經時稍久。舟車顛簸。

則色味或不免有變。則可以他處泉水洗之一洗。則色如故焉。其法以大器儲水。刻於分寸。而入他水攪之。攪定則汙濁皆儲於下。而上面之水清澈矣。蓋他水質重。則下沈。玉泉體輕。故上浮。挹而盛之。不差鏽銖。古人溜澗之辯。良有以也。然以水洗水之法。世鮮知之。

鎮海將軍

鎮海將軍汪姓名瑞儀。歙澄陽人。幼有勇力。某祠前石鼓重數百餘斤。擎以隻手。往返無喘息。年二十走四方。明季多故。乃入戎行。以勞績官至裨將。思陵末。往說永歷起兵。逐張李。授總兵。封伯。領左軍。都督。居月餘。窺永歷趨越。無遠謀。舍之去。隱居僧寺。往往中夜起。北向痛哭。或拔劍碎几。作恨恨聲。聞大清兵滅賊。始喜曰。吾恥雪矣。遂出更姓名曰江起龍。應募蕪采營。營將某奇其狀。薦爲千夫長。大軍定閩粵。從軍行。閩人扼仙霞關。戰久不下。會中秋。譙軍士皆酣飲。將軍獨對月有所思。已而喜。舉巨觴。噙而盡。曰。仙霞破矣。衆駭然。問之。故曰。頻年相持。建功何日。吾聞師老則懈。值茲令節。愈無備也。關左僻逕險。而捷人所不至。予擇之熟矣。若得敢死數

人入爲內應。不四鼓。關可得也。衆頓悟。共白主將。以達諸帥。帥曰。善。召入酌之酒而遣之。將軍與帥約。拔寨起。聞金聲則進。無躁也。帥許之。既出。聯同志得十人。輕裝短械。緣間道攀藤葛以達關上。守陴者盡酣醉。欲而臥。營中。軒如雷。衆啓鑰關。欲舉號。將軍急曰。止。城上礮如列棘。彼覺而發之。我軍燼矣。衆曰。然則奈何。曰。反之。可使自擊也。從之。乃舉號。我軍馳而進。閩人夢中聞金聲大駭。倉卒發礮。礮反擊。蹂其營。自相殘踏死無算。我軍乘之。關遂得。時猶未曙也。餘黨聞之。潰。閩地悉平。以次定粵。論功擢參戎。歷都督僉事。鎮海安。沿海故多盜。外洋入寇尤甚。將軍患之。練兵拒海上。殲寇幾盡。或追捕出洋。抵暹羅。始還。舉以爲常。一夕。次北墩洋。颶風作。濁浪湧如山。舟傾側若簸。無由辨去向。中軍某請計。將軍測諸星曰。南風盛。師旋且利。然我歸而寇隨之。將無以爲禦。非策也。見危授命。職耳。惟住碇以聽命焉。語未竟。大聲起。水面黑霧中若巨舸挾浪行。勢如疾弩。燃二燈甚明。朗急令舉礮。舟欹士卒莫能立。將軍手燃之滅。其燈頃間風掀浪吼。天地若旋轉。海水沸起如立。觸桅

柁盡折。舟遂沉。將軍死於海。蓋所擊者龍。礮適中其目耳。時康熙五年七月二十二日也。將軍既沒而靈不衰。恆駕戰艘。建旗幟。巡綽如故。大吏奉命海上多見之。疏聞於朝。雍正九年詔封驍騎將軍。謚英佑。建廟雷州。遴其子孫之才者。世給衣巾奉祀焉。人稱鎮海將軍。泛海者禱輒應。迄今香火不替。

湯文正栗主鎮壓五通神

崇明縣學兩廡先儒中湯文正公栗主時有疏闕。蓋五通神爲祟。民間被祟之家。輒將公栗主私自移請供奉。則其祟自絕。見俞氏耳。郵錄按公撫吳時。禁絕淫祀。驅攘左道。當時淫昏遁形。或以海外爲淵藪。而數百年後。精靈灝氣。猶復赫赫如斯。吁可敬也。

淫祠

三吳風俗信祀淫祠。康熙間湯文正公撫吳。曾經奏毀。久而禁弛。僧人漸搭房屋。香火復盛。祈禱者又接踵於途矣。道光乙未。江蘇按察使裕謙復毀上方山五通祠。獲僧傳德成鑑等。嚴加懲辦。并禁民間如有私奉五通太母馬公等像者。以左道論。由此始得稍息。聞五通係

明祖定鼎分封後追贈陣亡毅魄。又由將士而思及兵卒。因取五人爲伍。意封作五通。以其死無所依。令逢寺廟宴神。必設下筵以享。此五通神之所由昉也。然兵卒奸淫。乃其生前故智。故死猶擾及民間。特於貞烈之婦。仍不敢崇。所謂邪不勝正也。崑山某氏女。年方及笄。而有姿色。一夕鳴機牕下。五通忽至。前求耦。女曰。妾尙處子。一有玷。誤貽終身。西村有某婦。何不求之。五通曰。我曾至焉。奈彼心正。不可犯。女怒曰。彼心正。我獨不正耶。舉坐板撲之。應手而滅。亦無後患云。

禮闈女嬰

康熙庚辰二月禮闈舉子場事已竣。方鎖閣閱卷。二十日夜。明遠樓上忽有啼聲。視之。乃一初生女嬰。不知所自。外簾官相顧愕眙。以其事近怪。不敢上聞。越二日。進五魁卷。遂令一役送此女置育嬰堂中。明日有人抱之以去。往詢育嬰堂。果有此事。亦人妖也。

長甲

純廟南巡時有獻詩者。指爪甚長。特異於衆。內有數爪以過長。屈曲繞其掌。此人故露其爪於外。若有得色。此

人退後。純廟顧侍者曰。是必甚懶。否則何指爪之長也。

滿洲親貴

滿洲親貴。惟柄枋者多。以賄致富。餘幾窶不能存。而府第崇閎。監衛森嚴。上且時賜宦官宮女。俸不能給。於是卽府中闢私門。誘致宦客。爲色餌之計。雖福晉格格。亦爲之。杭州某孝廉公車入都。一日雇車有所之。顧不識道途。御者卽輓至一宅。給其入。一叩戶。卽妙嬈來迓。導入香巢。孝廉知誤。而不由自主。遂有滿洲宮裝婦人。年可三十許。來相款洽。水陸並陳。一如海上平康之習。慙慙酬酢。不覺頽倒。俄聞傳呼。爺來。婦人出。作滿洲語。不知何謂。卽返復入。是夕止宿。翌晨傾囊留百金。券而出。詢之逆旅主人。則某王邸也。堅囑不可聲張。大凡滿洲貴族。自王公至黃帶子。貧窶者衆。每百官入朝。見陸廊間有啣旱煙管蹲而吸者。衣服藍縷。外僅一禮褂。亦懸鶉百結。然朝官雖殿閣尙侍。見之必打腔。而彼竟不答禮。蓋皆親貴也。

京城坐黑車之奇聞

京城有所謂坐黑車者。老於京中之人。輒能歷歷談其

事並能介紹好奇者一歷其境。其說幻離奇。亦社會所罕聞也。京有某某等處。爲黑車停駐之所。黑車者。夜行不點火。並密遮車窗。使乘客不知所經之途徑。故謂之黑車。其左近有某某茶店。欲乘此車者。但往吃茶。並須預學一定之隱語。與茶博士言之。茶博士卽以隱語爲之招。一車至。不議車價。來客亦不必與車夫交一言。竟行上車。車夫卽爲之送至一宅。推客下車。車夫又以隱語告宅之人。匆匆竟去。便有侍婢持燈引客入一所。似巨家之繡闥也。者。凡所身歷。無殊晨肇之入天台也。凌晨車夫呼門。復匆匆送之至原處。亦不索車值也。說者嘗歎爲不可思議之事。或曰。滿清爲官者好廣蓄姬妾。而京都尤官員麇集之所。彼其精神氣力有所不逮。則故作豐疾。以免怨曠者之交謫。亦情所不得不然者。

京師五鎮

京師俗傳有五鎮。東方之鎮爲黃木廠。其木係金絲楠木。長七丈有奇。圍兩丈餘。不知置自何年。覆以廠柵。圍以石欄。清高宗所書碑碣等在焉。南方之鎮爲烟墩。俗名石幢。在永定門外一里許。昔人詩云。沙路迢迢古蹟

存。石幢卓立號燕墩。大都舊事誰能說。正對當年麗正門。西方之鎮爲大鐘寺。在德勝門外大道旁。鐘約數萬觔。高數丈。上掛亭梁。下入地池。往昔遊人到此。多以青銅錢擊之。音韻洪亮。以占祥瑞。近來西人遊者歎爲世界第二大鐘。不知當時用何法鑄成。較之頤和園銅亭金牛。尤爲偉觀也。北方之鎮爲昆明湖。在海甸西北七里許。現爲頤和園之一部。蓋該園北爲萬壽山。南卽昆明湖也。湖圍約三十餘里。其源由玉泉山石孔中流出。最爲清潔。晶碧遊園者至湖心龍王廟嵐翠間石洞下。地既幽閑。水尤澄澈。真令人作出塵想。中方之鎮則爲景山。在神武門北。本名煤山。一名萬歲山。高百餘丈。周圍二里許。正中爲北上門。與神武門相對。東西二門曰山左門。山右門。內有綺望樓。後卽景山五峯。每一峯各有亭一所。俱供佛像。山旁翼以短垣。其中南向者爲壽皇門。內有壽皇殿。共九間。中供清聖祖御容。並有御製碑文。殿後東北曰集祥閣。西北曰興慶閣。殿東爲永思門。門內爲永思殿。又東爲觀德殿。蓋仍明舊也。昔人景山詩云。地安門裏繞紅牆。樹影堂堂映夕陽。玉螭金鯢

橋上望。煤峯聳峙在中央。玉鍊金鰲橋。在北海中海之間。煤山自明莊烈帝殉國後。相傳山樹盡皆含孝。至今枝幹多有白粉者。實則松檜等樹。由蒼翠變而爲枯白。乃植物自然之理。是說頗不足信。往昔每年重九開放一日。然雖名爲任人遊覽。若不與門吏接洽。贈以金錢。仍不能入內也。

一夜造成之塔

乾隆間帝南巡至揚州。其時揚州鹽商綱總爲江姓。一切供應皆由江承辦。一日帝幸大虹園。至一處顧左右曰。此處頗似南海之瓊島春陰。惜無喇瑪塔耳。綱總聞之。亟以萬金賄帝左右。請圖塔狀。蓋南人未曾見也。既得圖。乃鳩工庀材。一夜而成。次日帝又幸園。見塔巍然大異之。以爲僞也。卽之果甃石成者。詢知其故。歎曰。鹽商之財力偉哉。園遭粵寇之亂。已成瓦礫。而此塔至今尙存。

鶴秀塔

嘉興三塔灣之上。二十餘里有塔孤峙於官塘之側。上下七層。約高十餘丈。中層鐫刻鶴秀二大字。面臨大河。

背後皆田。旁無菴院。予昔過之。疑爲土人鎮壓風水而設。然未曉塔名所取義。後問之秀水朱方吳（振訥）朱云。塔非爲風水設也。蓋有故事焉。順治間江南諸生裴某者。家貧甚。有至戚爲浙江某府通判。因往依之。至則其戚已緣事罷任。贈以資斧。令其還家。裴附舟夜過。皂林行李盡爲盜劫。舟人客伴方停舟報官。遂獨沿塘行。行不食已一日矣。距嘉興尙數十里。餓不能前。臥於路側。其北某村中有章姓者。嫁其女於近村。常使婢鶴秀持物餉之。一日又以粉團糰糕令其往送。道出官塘。見裴臥於路側。呻吟不已。因問之。裴備言被劫及乏食狀。遂泣數行下。曰。此去家鄉尙數百里。今囊無一文。何以能至。吾必死於此矣。鶴秀憫之。以所攜食物與之。食并脫簪珥及錢百餘文。罄贈之。裴感其誼。詢其姓名。鶴秀具以告。裴曰。我他日若能寸進。誓不敢忘。遂別去。鶴秀至主女所。女見食物既少。頭上簪珥俱無。心竊疑之。適其夫欲往候章。女密使問諸其母。鶴秀還。主母詢之。實以周濟餓者告。時鶴秀年已十六七。主母疑其有私也。縛而加以箠楚。鶴秀不能堪。乘間投繯死。裴生得鶴

秀資助。始能回家。次年中鄉科會試聯捷。選授浙江某縣令。道經其處。距乞食時蓋三年矣。裴斷絃未續。心念鶴秀若猶待字。則將委禽焉。入村訪之。具得其故。奔至厝所。大慟再拜。尋其父母厚贈之。而聘其妹爲正室。抵任後。遣人往築墳塋。極其堅固華美。封墓之日。適裴委署秀水篆。親臨哭奠焉。又置腴田若干畝於附近尼菴。使歲收其息。以奉春秋祭掃。祀其神主於菴。立石志之。復於贈物處造一塔爲鶴秀資冥福。因卽其名。名之以志不忘。并使往來人瞻仰云。

水磨溝設廠

水磨溝在迪化城東北十里許。泉水奔湧。四時常流。冬日山嶺積雪。成銀世界。而水清蘋綠。自饒別致。聲浹溪澗。而色青青。幾忘何地何時矣。其水力甚大。四季相同。官家利用水力。設槍礮貨幣製造廠於此。民間亦多設水力磨於此者。故俗名水磨溝。前清革公載瀾因而點綴之。建一斗亭。盼雲軒。笑濤亭等。游覽者多題詠焉。

雲南鐵索橋

鐵索橋多奔流急湍。不可累石爲柱。則以鐵索大如臂。

者貫於兩岸之崖石。或十餘條。或二十條。用木絞使直。而建屋其上。鋪板作地平。翼以欄楯。橋長者或數十丈。望之如飛樓虛閣。往來者不知行於空中也。滇中以瀾滄江橋爲最。昔李定國燒斷以拒我師。吳三桂用竹筏過兵至永昌。旣逐定國。始動帑三千金修之。道旁今尙有碑記。而黔中盤江一橋。視瀾滄更勝。鄂文端節制三省時。改驛路於此所創建也。

黔粵人民

黔粵土司地。苗獠猺獞之類。前朝叛亂無寧歲。非必法令不善。實其勢盛也。黔東爲羅施鬼國。率苗人所居。黔西爲羅甸鬼國。率獠人所居。客民僑其間不及十之一。二故無以鈐制而易於跳梁。然客民多黠。在其地貿易。稍以子母錢質其產。蠶食之久。之膏腴地皆爲所佔。苗獠漸移入深山。而凡附城郭通驛路之處。變爲客民世界。今皆成土著。故民勢盛而苗獠勢弱。不復敢蠢動云。惟粵西土民故猺獞種。今皆馴習畏法。蓋粵西土俗本柔懦也。

黔中裸俗

凡上官之於士民。其主僕之分最嚴。蓋自祖宗千百年以來。官常爲主。民常爲僕。故其視土官休戚相關。直如發乎天性而無可解免者。粵西田州土官岑宜棟卽岑猛之後。其虐使士民。非常法所有。土民雖讀書不許應試。恐其出仕而脫籍也。田州與鎮安之奉議州一江相對。每奉議州試日。田民聞砲聲。但遙望太息而已。生女有姿色。本官輒喚入不聽嫁。不敢字人。也有事控於本官。本官或判不公。負冤者惟私向老土官墓上痛哭。雖有流官轄土司不敢上訴也。貴州之水西。獮人更甚。本朝初年已改流矣。而其四十八支子孫爲頭目如故。凡有征徭。必使頭目簽派。輒頃刻集事。流官號令不如頭目之傳呼也。獮人見頭目答語必跪。進食必跪。甚至捧盃水亦跪。頭目或有事。但殺一雞。瀝血於酒。使各飲之。則生死惟命。余在貴西。嘗訊安氏頭目爭田事。左證皆其所屬。獮人羣奉頭目所約。雖加以三木無改語。至刑訊頭目已吐實。諸獮猶目相視不敢言。轉令頭目諭之。乃定讞。

苗獮陋俗

苗獮俗惟男女之事少所禁忌。兄死則妻其嫂。弟死則妻其婦。比比而然。水西安氏雖已改流。而其四十八支子孫仍爲頭目。頭目死。妻欲改嫁。而貲產不得將去。則於諸叔中擇而贅焉。叔亦利其產而樂爲婚也。故往往有妻年四十餘而夫僅二十者。至家中婢女率皆無夫。聽其與人苟合。生子則又爲奴僕。是以苗獮家奴僕皆無父也。余嘗在節畢籍一馬戶家有老婢名大娃者。問其夫則曰未嫁。及點奴子有二童。皆其子也。可爲一笑。然其俗大概如此。不爲異也。仲家苗已有讀書發科第者。而婦女猶不着袴。某君已作吏矣。致書其妻。謂到任作夫人。須袴而入。其妻以素所未服。寧不赴任。滇之永昌城中。雖縉紳家亦聽婢女出外野合。每日納錢數十文於其主而已。俗名青菜湯。謂不能肉食。僅可買菜作湯也。嘉禾沈百門又言湖南苗俗亦相同。惟爲女時無所禁。既嫁則其夫防察甚嚴。不許有所私云。

邊郡風俗

粵西土民及滇黔苗獮風俗。大概皆淳樸。惟男女之事不甚有別。每春月趁墟唱歌。男女各坐一邊。其歌皆男